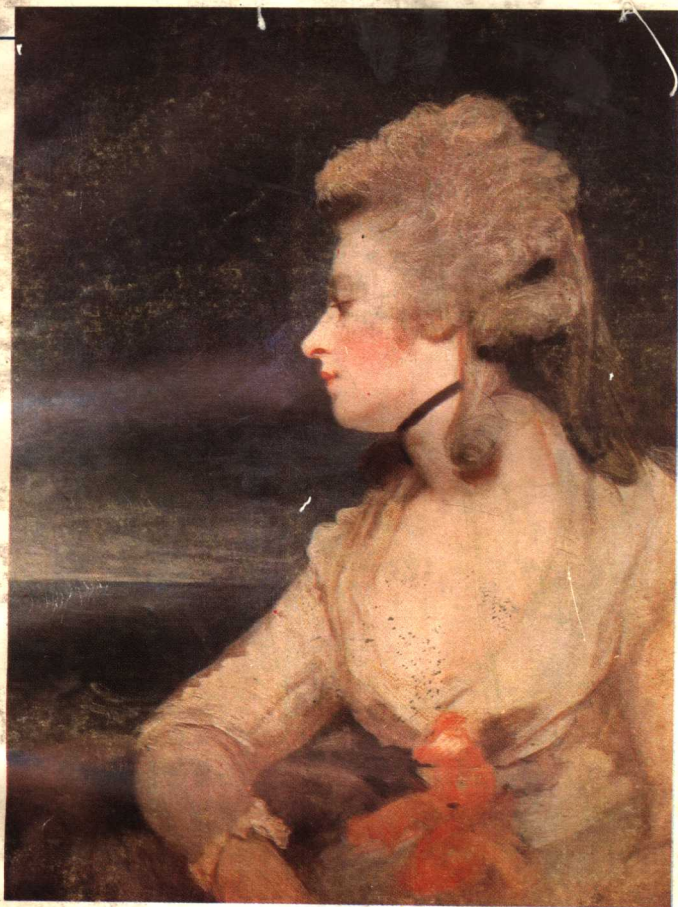


世纪美术文库



THE LIBRARY OF CENTURIES ARTS

# 华丽的罗可可艺术

人民美術出版社

# 华丽的罗可可艺术

胡德智 著



人民美術出版社

# **华丽的罗可可艺术**

胡德智 著

**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北总布胡同 32 号)

责任编辑：毛君炎

封面设计：欧京海

人民美术印刷厂  
北京双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1989年6月 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ISBN7-102-00429-X/J·396 定价：2.70元

主 编

刘玉山      陈允鹤      王靖先

执 行 编 辑

周林生      毛君炎      陈履生

## 目 录

|                        |    |
|------------------------|----|
| 一 绪 言 .....            | 1  |
| 二 十八世纪的法国绘画 .....      | 14 |
| 三 十八世纪的英国绘画 .....      | 47 |
| 四 十八世纪的意大利绘画 .....     | 59 |
| 五 十八世纪的法国雕刻 .....      | 68 |
| 六 罗可可时代的建筑、装饰和服装 ..... | 82 |
| 附图(25幅)                |    |

## 图 版 目 录

### 黑白图片

1. 热尔森画铺(局部), 华多, 油画, 162×307.8厘米, 西柏林, 萨罗狄普鲁克宫收藏。
2. 封信封的妇人, 夏尔丹, 油画, 146×147厘米, 西柏林, 国立美术馆绘画馆收藏。
3. 秋千, 弗拉贡纳, 油画, 81×64厘米, 伦敦, 威廉斯收藏。
4. 费尔小姐像, 拉图尔, 色粉笔画, 32×24厘米, 圣·康坦收藏。
5. 狄安娜打扮的戈蒂夫人, 纳蒂埃, 油画, 135×105厘米,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
6. 衣橱韵事, 弗拉贡纳, 铜版画, 34×45.7厘米, 巴黎, 国立图书馆版画室收藏。
7. 乡村新娘, 格勒兹, 油画, 91×118厘米, 巴黎, 卢佛宫收藏。
8. 将赫拉克勒斯的棍棒制作成弓的丘彼特, 布夏东, 大理石, 高173厘米, 巴黎, 卢佛宫收藏。
9. 绑鞋带的麦鸠利, 皮加尔, 大理石高185厘米, 巴黎, 卢佛宫收藏。
10. 萨提罗斯和宁芙, 克洛提翁, 大理石,

29×33厘米，华盛顿，私人收藏。

11. 单纯(或纯真)，克洛提翁，巴黎，装饰美术馆收藏。

12. 被抛弃的普赛克，巴茹，大理石，巴黎，卢佛宫收藏。

13. 三美神的时钟，法尔孔奈，巴黎，卢佛宫收藏。

14. 浴女，法尔孔奈，大理石，高82厘米，巴黎，卢佛宫收藏。

15. 伏尔泰坐像，乌东，大理石，高165厘米，法国，蒙彼利埃·法布尔博物馆收藏。

16. 狄安娜，乌东，青铜，高208.8厘米，巴黎，卢佛宫收藏。

17. 安东尼与克莉奥巴特拉，提埃波罗，壁画，威尼斯，拉比亚宫收藏。

18. 水井旁的利贝克，比亚捷塔，油画，103×137厘米，米兰，普利拉美术馆收藏。

19. 税关的入口，卡纳莱托，油画，46×62.5厘米，维也纳，美术史博物馆收藏。

20. 凯波尔将军像，雷诺兹，油画，238.8×147.3厘米，格林威治，国立海事博物馆收藏。

21. 抓跳蚤的女人，克列斯比，铜版油彩，42×30厘米，佛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收藏。

22. 卖虾女，荷加斯，油画，63×52厘米，伦敦，私人收藏。

23. 妇人肖像，庚斯博罗，素描，纽约，私人收藏。

24. 西顿斯夫人像：庚斯博罗，油画，126×99.5厘米，伦敦，私人收藏。

25. 苏比兹邸宅，苏比兹公爵夫人寝室，建于1737年，波夫朗设计。

### 彩色图片

1. 封面：鲁宾逊夫人像，雷诺兹，油画，77×63厘米，伦敦，威廉斯收藏。

2. 封面勒口：化妆的女人，华多，油画，45×38厘米，伦敦，威廉斯收藏。

3. 封底上：神格化的皮萨尼一家(局部)，提埃波罗，壁画。

4. 封底下：维纳斯的胜利(局部)，布歇，油画，130×162厘米，斯德哥尔摩，国立美术馆收藏。

5. 封底勒口上：蓬帕杜夫人肖像，拉图尔，色粉笔画，175×128厘米，巴黎，卢佛宫收藏。

6. 封底勒口下：帕里斯的裁判，华多，油画，47×31厘米，巴黎，卢佛宫收藏。



## 一、绪 言

十八世纪的第一个新年，法国宫廷采用了中国人节日庆祝的形式。这是富于象征意义的，它表明无论是宫廷、学术界和民间的情感已移注于中国，罗可可时代快来临了。

路易十四当政后期，法国的“中国趣味”已极浓厚，他曾仿效南京报恩寺的琉璃塔，在凡尔赛兴建了“瓷宫”。1701年，奉政府特别使命到中国的商船“安菲特拉特”号满载中国货归航，巴黎人视为国家大事，因为它结束了从荷兰及英国引进中国工艺品的历史。自此，中国货在市场上广为流行，它引起了法国感觉趣味的深刻变化。

对艺术实行强制性的统治是法国自弗朗梭瓦一世至路易十四时代的一贯政策，君主的趣味赫然凌驾于这个世界，甚至对一把扇子的设计，路易十四也是要干预的。他所宠信的皇家绘画雕刻学院院长夏尔·勒布伦(Le Brun)是当时美术界名副其实的独裁者。他23岁时随普桑到罗马，养成对宏伟风格的爱好，他的审美趣味包含着单纯、均衡、坚实。为了保证自己的美学推行，他建立了一整套制度，使学院成为文化专制的可怕工具。十七世纪末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日渐成长壮大的第三

等级，开始对艺术提出自己的要求，因而，在受统治的艺术即学院派的“大样式”艺术——历史画和表现法国社会生产方式、思想方式的“小样式”艺术——风俗画、肖像画、风景静物画开始发生紧张的对立和冲突。勒布伦一死，学院内部以拉福斯(Le Fosse)为首的鲁本斯派即以华丽的彩色与普桑派庄严的线条相对抗，他们在巴黎公众面前掀起一场“色彩与线条”的论战。但是鲁本斯派同样也没有什么创新。中国艺术适逢其时的到来，为崭新的美术样式的形成，提供了灵感的源泉。

1715年，“太阳王”路易十四去世，继位者路易十五是他的曾孙，当时只有5岁，由路易十四之弟奥尔良亲王为摄政王辅政。法国的呼吸重新轻松起来了。对路易十四的封建专制和思想禁锢及宗教束缚的反叛是摄政时代的自由和放纵。这倾向在怀疑宗教教义的国王路易十五的治理下更加变本加厉。十七世纪快乐主义者的箴言“现世一周的享受胜过死后八百年的光荣”变成了十八世纪生活的信条。这个象疯狂似地喊着伏尔泰的忧郁的悲剧的世纪，虽然它给予其社会生活以嬉戏和欢娱的外表，却绝不仅是一个轻浮和颓废的时代，也是科学和哲学启蒙的时代，是古典的但已染着浪漫色彩的时代。它有一种起来同过去无上的专制之权抗争的精神，一种对于解放和享乐的渴望。它找出了华托及其继承者们来翻译它对

于欢乐、对于风雅、对于平易道德的爱好。这种新的享乐主义的艺术以“罗可可”著称。因为它流行在路易十五时代，故又叫“路易十五样式”。

罗可可(Rococo)源于法语“洛克”(Rocaille)。意指“岩状装饰”或“贝壳装饰”。在西洋美术史上，凡受中国影响的事物通称“洛克”。“洛克”转化为“罗可可”是出于十八世纪末叶古典派画家嘲笑路易十五时期的美术时画家之间所用的隐语。但其读音 Rococo 象一串捉摸不定而又妙不可言的铃声——优美、短促却又有章可循，与十八世纪的精神颇相吻合，后世美术史家多愿用之。

瓷器是罗可可最常用材料，它象征着罗可可时代特有的线条、光彩、色调和优美。还有丝绸绚丽般的色彩和神秘美妙的闪光，花鸟纹样舒展大胆的自然感和无所不在的曲线趣味，使习惯于整齐对称的几何图案的欧洲人对自然有一种新的感觉，激发了他们对柔和多变的中国文化的向慕，揭示了一个他们早已在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的前景。瓷的雅调，丝的秀色，一切使罗可可世界具备娇美和幽雅特色的事物都藏在华多(Watteau, 1684—1721年)的绘画之中，是他使法国绘画从巴洛克作风解放出来。

他年青时代曾仔细研究过中国的绘画，特别是百戏画。有人这样形容出自他手笔的镂版画“在柔和的白地上散布各种装饰的物体，用笔明快。

画笔从一点到另一点，好象鸟翼掠花飞过”。1716年，他终于有机会把他关于中国的研究和幻想大规模地应用于装璜巴黎的米埃特宫。壁画早已不存，但从布歇(Boucher, 1703—1770年)等人对原画的摹本《中国人的人物画帖》中可看出他的作品所具有怎样浓郁的中国因素，他是把中国作为牧歌世界来描绘的。龚古尔认为“这位大师在描绘异国事物之前，必然会对中国人和事物先作一番认真的研究的”。从现藏维也纳的阿巴尔特纳博物院中仅有的一幅华多为一位姓曹的中国人的写生画中，可以推想他曾利用巴黎有中国人的机会，找出其中的若干人做过认真的研究。认真的以中国人物入画而妙合自然，在西洋绘画史上华多实为第一人。正是中国艺术中那不为理智所束缚的自由的线条和色彩之美的幻想，帮助他把传统的桎梏打破了。

华多的“雅宴”是在如梦如幻的山水和林中草地上展开的。人与自然的亲切关系是他作品最显著的特色，这恰恰也是中国画最显著的特色。他的风景画的是光线正在消逝，秋叶瑟瑟，天空飘过细碎的白云……脆弱易逝的万物，都染上他忧伤的意绪，显得那么感人。他的作品，无论是军事画、滑稽画、风俗画，个人的标记都可以看到，那就是感情因素。它是整个世纪中最伟大的新事物。这个世纪的最大特征便是从偏爱理智转到发

现感情，发现感情的难以捉摸和悖谬荒唐，结果导致浪漫主义的大爆发。罗可可时代具有诗歌的感情，它根本上是否定规律的。这个世纪的大画家如夏尔丹、拉图尔、布歇、弗拉贡纳、罗贝尔等无一不是诗人。华多是他们当中的第一个，他浪漫的牧歌世界所包含着的退隐山林的精神，表示他对专制的非个性文化的反抗。

所以，英国美术史家赫伯特·里德把罗可可艺术界定为艺术中向往自由的意志：“自由是为了娱乐——这可说是对罗可可精神的最中肯的描述。”“正是这种追求怡然自得、娱乐消遣的意愿激励着当时所有的画家。”艺术不再围绕着唯一的“太阳”——君王旋转而开始围绕着民族的精神旋转了。十八世纪已不是由凡尔赛宫提倡艺术趣味的时代，银行家、商人、包税人和收税人所组成的新兴的资产阶级财富巨大，他们竞尚奢华、热衷收藏。他们所要求的是适合于他们私生活的消遣的艺术。追求自由的艺术家和追求文化的资产阶级在反对强制性的官方文化的道路上走到一起来了。他们成为艺术家们的好主顾，使艺术家不必只趋奉官方以求恩宠了。华多、拉图尔、布歇把自己的观察方式灌输给那些新兴的金融大亨们，因为后者没有根深蒂固的传统能左右这种文化。华多之所以在社会上取得成功全凭大富豪克洛扎和朱里埃纳不懈的支持。尽管历史画在艺术

等级上始终是大画，但在华多之后，艺术趣味已经不可抗拒地转向轻松的日常生活和世俗的欢乐。夏尔丹(chardin, 1699—1779年)年朴素的、以物质为主角的静物画赋予物质以肉体 and 诗意；他的以家庭生活和家务劳作为主题的风俗画，概括了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教养、性格甚至流行的游戏，使他们更坚信自己的尊严。他理所当然的被人们尊为“中产阶级的第一个歌手”。

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就千方百计地肯定这种价值。资产阶级懂得要用艺术表现自己，是从贵族那里学来的。肖像画是对个人价值最直接的肯定。十七世纪的肖像画只为大人物所有，到十八世纪，任何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肖像了。和十七世纪大肆炫耀的冠冕堂皇的肖像不同，十八世纪初流行的是符合这个世纪诙谐精神的变种——神话肖像。纳蒂埃(Nattier, 1685—1766年)姿态优雅、充满情感的作品，表现出十八世纪的精神。拉图尔(La Tour, 1704—1788年)是第一个以肖像画家的身份入选为院士的。他潇洒写意的色粉笔肖像，几乎囊括了十八世纪社会各阶层的人物。这些活生生的人物完全摆脱了里戈、纳蒂埃等人的豪华排场却表现出整个社会。不必去看说明，一眼就可分辨出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精神特征。华多、夏尔丹、拉图尔这三个平民的儿子，为十八世纪的真正创作揭开了新的一章。

罗可可美术的形成是以广大的社会阶层作基础的。以众多的艺术家和文学家为中心在沙龙展开的罗可可文化，反过来也影响了宫廷。十八世纪由贵妇们主持的沙龙，在发展自由思想和审美趣味的选择上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伏尔泰的开明君主制理想，卢梭的回到自然的主张都产生于沙龙。龚古尔说女性是“这个时代的灵魂，世界的中心，一切光辉诞生的所在”。当时连男子的服装与女服相差无几，亦用彩色织物制成，高领和袖子也镶以花边。男士们头戴假发、扑上香粉，直至大革命时期风流尤在，革命家罗伯斯庇尔出门无一次不把粉扑得纯净无瑕。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女人来确定一种艺术风格。相对于路易十四时代庄严呆滞的艺术趣味，罗可可艺术是轻快的、精巧的、愉悦的、装饰的。爱情和田园牧歌是罗可可的主题。历来处于尊荣地位的宗教、历史题材的大样式绘画被冷落了，人们更注重自身的生活。对小巧的使人心情舒畅的个人住宅空间的追求，代替了对雄伟的公众建筑空间的兴趣；从对理想化的英雄样式的膜拜变为对个人性格精到入微的体认；从左右对称的几何直线的嗜好变为对自由曲线的偏爱；浓重强烈的颜色被代之以淡柔明朗。

十八世纪的批评家很少谈论主题思想的崇高和形象的心理深度，他们的标准是优美。荷加斯

说：“人的各种感官都喜欢变化，同样地也都讨厌一律。”孟德斯鸠宣称：“风格是这样的一种能力，它应非常正确和迅速地揭示每件物体所能供给人们的欢乐。”伏尔泰说：“除了那些枯燥的样式外，任何样式都是好的。”因而，罗可可时代的艺术家对绘画材料和技法在画面上所形成的色层和肌理变化，光色魅力等形式因素特别敏感。华多以红貂毛笔所画出来的巧妙的颜料层，有如宝石般晶莹透亮。夏尔丹运用无光泽的颜色，时而稀薄、时而涂抹到厚实得象堵墙，把油画的韧性的特质表现无遗。布歇以明亮的色彩所画的迷人的女性肌肤，光彩夺目。弗拉贡纳迅疾有力的笔触，将难以捉摸的瞬息即逝的人类情绪和光色变化都捕捉下来了。

在展开恋爱情节的本领方面，十八世纪的大师们显示了非同小可的创造天才。他们描写了恋爱的各个阶段，也描写了恋爱的全部体会：追逐、相悦、约会、偷吻、欲望、嫉妒、遗弃和报复……他们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各种各样引人入胜的情景：一个青年男子瞧着打开的门，偷偷离开作乐的人群，自少女唇上偷取甜蜜的一吻。一个年老的丈夫欣赏着一幅表示他如何爱抚自己漂亮的妻子的图画，但在他背后，妻子却与画家眉目传情。独处无聊的美女，把一朵鲜花放在自己敞开的胸部上，孤芳自赏……爱情不再需要假维纳斯之名



扮演了！爱情高于人的一切其他本性！它恢复了惨遭封建时期神秘主义教条所摧毁的人的肉体和本质，宣告了感情和情欲的自由。难怪弗拉贡纳把华丽的床，这人间寻欢作乐的场所，表现为白云之间的、为一些飞翔的小天使所环绕的祭坛。

自然、美女、生活，这是滋养十八世纪所有伟大的艺术家的乳汁。他们的眼睛决意只看到生活中赏心悦目的一面而决不勉强借用已经消逝的过去。布歇是罗可可绘画最杰出的代表，他所画的裸体坚实而有肉感，他特别喜欢使用婉丽的波状线表现出青春的优美、温润和力量。他画面上柔和的光辉，清新明亮的色彩和曲线趣味，完全奠基于东方的彩绘瓷器。象华多一样，他极其喜爱中国艺术并以中国器物收藏家闻名于当时。他敢于蔑视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他在派遣弗拉贡纳到罗马时说：“你要是真拿那些人当回事，那你就是傻小子。”但他在学院里仍有很大的势力，因为他得到路易十五的宠姬蓬帕杜夫人(Pompadour, 1721—1764年)的支持。这个9岁时即被占卜师预言将成为国王爱妾的奇女子，出身平民，但自幼受到极好的教育。她读书甚广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天赋的美貌和智慧造成路易十五与她共商大计不可或缺的地位。她筹建巴黎军事学校、路易十五广场、小特里亚农宫、塞夫